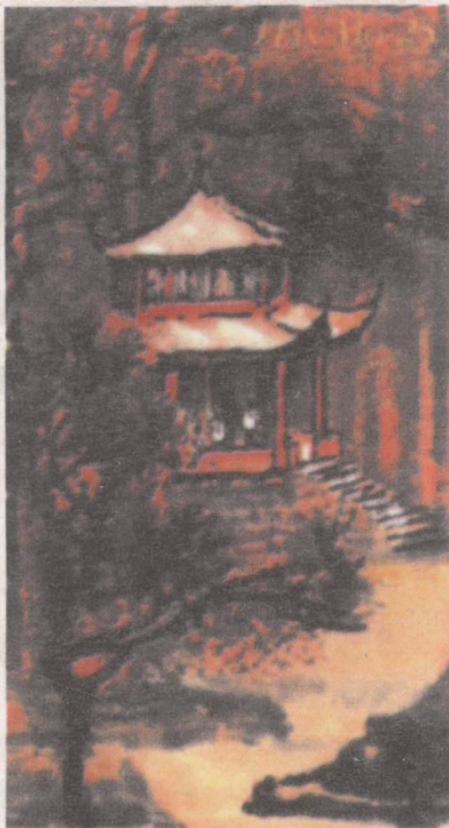


主编 / 季羡林



谢冰莹

• 吉林摄影出版社

爱晚亭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/季羡林,谷向阳主编
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2003.3

ISBN 7-80606-247-5

I . 20… II . ①季… ②谷… III 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现代 IV . 1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28483 号

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爱晚亭 谢冰莹 著

责任编辑:王保华

封面设计:龙震海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

32 开 486.75 印张

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

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印数: 1-30000 套

ISBN 7-80606-247-5/I·20

全套 100 册

定价: 998.00 元

编 委 会

主 编:季羨林

执行主编:谷向阳 朱晓东

编 委: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江 力 闫成忠

李玉洁 何慧芹

李 颖 吴 波

何 开 黄际斌

总 策 划:王保华

作者小传

【谢冰莹】 (1907~) 女, 本名谢鸣冈, 笔名冰莹, 湖南新化人。1921年考入湖南省立女子师范后, 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, 在国文教员、著名翻译家李青崖指导下, 写作成绩突出。因逃婚离开故乡, 1926年在武汉考入中央军校第六期女生部, 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, 并发表《见闻片片录》、《俘虏》、《女司令》等作品。1927年随国民革命军西征, 参加了北伐战争的浴血奋战, 在戎马倥偬中, 写成了成名之作《从军日记》, 初在《中央日报》副刊上连载, 后单册出版。大革命失败后, 到上海艺大读书, 后转入北平女师大学习。30年代与一些进步作家发起组织北方“左联”并当选为执委之一。“一二·八”战争发生, 曾带领湖南服务团在上海火线慰问十九路军, 后被当局通辑逃亡日本。抗战爆发后旋即返国参加救亡工作。主编过《黄河》杂志。40年代末去台湾执教。她的《从军日记》报告了北伐战争的时代风云, 被林语堂所推崇, 说“值得一读”。并将其译成英文传播。此外, 还出版过《一个女兵的自传》、《前路》、《麓山集》等作品, 并与人合编出版过《新文学辞典》。

目 录

作者小传	(1)
爱晚亭	(1)
独秀峰	(4)
从军日记	(8)
望断天涯儿不归	(12)
海上孤鸿	(19)
雨	(26)
我认识的亚子先生	(31)
自清先生二三事	(36)
秋之晨	(39)
秋天的落叶	(42)
黄昏	(44)
海滨之夜	(47)
战地情书	(51)
战地中秋	(57)
到上海去	(60)
酒与炸弹	(63)
大场之夜	(65)

目

录

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笔	(70)
穷与爱的悲剧	(79)
饥饿	(86)
逃	(90)
铁窗外的阳光	(100)
生日	(105)
失望中的希望	(110)

目

录

爱晚亭

萧索的微风，吹动沙沙的树叶；潺潺的溪水，和着婉转的鸟声。这是一曲多么美的自然音呵！

枝头的鸣蝉，大概有点儿疲倦了？不然，何以它们的声音这么断续而凄楚呢？

溪水总是这样穿过沙石，流过小草轻软地响着，它大概是日夜不停的吧？

翩翩的蝶儿已停止了她们的工作，躲到丛丛的草间去了。惟有无数的蚊儿还在绕着树枝一去一来地乱飞。

浅蓝的云里映出从东方刚射出来的半道新月，它好似在凝视着我，睁着眼睛紧紧地盼望着我——望着在这溪水之前、绿树之下、爱晚亭旁之我——我的狂态。

我乘着风起时大声呼啸，有时也蓬头乱发地跳跃着。哦哦，多么有趣哟！当我左手提着绸裙，右臂扬起轻舞时，那一副天真娇憨而又惹人笑的狂态完全照在清澄的水里。于是我对这溪水中舞着的影儿笑了，她也笑了！我笑得更厉害，她也越笑得起劲。于是我又望着她哭，她也皱着眉张开口向我哭。我真的流起泪来了，然而她也掉了泪。她的泪和我的泪竟一样多，一样地快慢掉在水里。

有时我跟着虾蟆跳，它跳入草里，我也跳入草里；它跳在石上蹲着，我也蹲在石的上面；可是它洞然一声跳进溪水里，我只得怅惘地痴望着它很自由地游行罢了。

更有时鸟唱歌，我也唱歌；但是我的嗓子干了，声音嘶了，它还在很得意很快活似的唱着。

最后我这样用了左手支撑着全身，两眼斜视着衬在蔚蓝的云里的那几片白絮似的柔云，和向我微笑的淡月。

我望久了，眼帘中像有无限的针刺着一般，我倦极了，倒在绿茸茸的嫩草上悠悠地睡了。和煦的春风，婉转的鸟声，一阵阵地，一声声地竟送我入了沉睡之乡。

梦中看见了两年前死去的祖母，和去腊刚亡的两个表弟妹。祖母很和蔼地在微笑着抱住我亲吻，弟妹牵着我的衣要求我讲红毛野人的故事，我似醒非醒地在梦中伤心，叹了一声深长的冷气。

清醒了，完全清醒了；打开眼睛，望眼春色，于是我又忘掉了刚才的梦。

然而我斜倚石栏，倾听风声，睨视流水，回忆过去一切甜蜜而幸福的生活时，不觉又是“清泪斑斑襟上垂”了。

但是，清风吹干了泪痕，散发罩着面庞的时候，我又抬起头来望着行云和流水、青山和飞鸟，微微地苦笑了一声。

唉！

我愿以我这死灰、黯淡、枯燥、无聊的人生，换条欣欣向荣、生气蓬勃的新生命。

我愿以我烦闷而急躁的心灵，变成和月姊那样恬淡、
那样悠闲。

我愿所有的过去和未来的泪珠，都付之流水！

我愿将满腔的爱愤，诉之于春风！

我愿将凄切的悲歌，给与林间鸣鸟！

我愿以绵绵的情操，挂之于树梢！

我愿以热烈的一颗赤心，浮之于太空！

我愿将我所有的一切，都化归乌有，化归乌有呵！

淡淡的阳光，穿过丛密的树林，穿过天顶，渐渐往
西边的角上移去，归鸦掠过我的头顶，呜呀呜呀地叫了
几声；蝉声也嘈杂起来，流水的声音似乎也洪大了，林
间的晚风也开始了它们的工作。我忽而打了一个寒噤，
觉得有些凉意了，站起来整理了衣裙，低头望望我坐着
的青草，已被我蹂躏得烘热而稀软了。

“春风吹来，露珠润了之后，它还能恢复原状吧？”
我很悲哀地叹息着说。

我提起裙子走下亭来，一个正在锄土的农夫，忽然
伸了伸腰，回转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我——直到我拐
弯之后，他才收了视线。

1926 春于麓山之昆涛亭

选自《麓山集》，光明书局 1932 年版

独秀峰

——桂林游记之一

洁妹：

这几天来的生活，实在过的太有趣了！不是穿洞，就是爬山。虽然每天游罢归来，一双腿子酸痛不能举步，但我一句疲倦的话也不敢说，我希望两星期以内把所有桂林的名胜都游遍；不过玩的地方实在太多了，而走马看花又得不到深刻的印象，能否在预定的日子内游完，还没有十分把握。

我懊悔没有强迫你同来，这儿的山水虽没有江南的秀丽，没有泰山的伟大，但它是另具一种突然而起，戛然而止的风格。韩愈曾写过：“山如碧玉簪”；柳宗元也说过：“拔地峭起，林立四野”，但我觉得韩愈的形容，还不及刘治叔的“环城五里皆奇石，疑是虚无海上山”来得恰当。

的确，桂林的山是奇特的，水像海水一般碧绿，岩洞之曲折幽深，更有说不尽的奇美。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，一点也不算夸大，只要有七星岩和独秀峰存在，就可当之无愧了。

我已经两次游了独秀峰了，尤其今天特别痛快。爬

上峰巅时正值大雨，而下来时又是红光满照，两个绝对不同的风景，我都领略到了。现在不嫌麻烦，就详细地告诉你吧。

独秀峰在城内中山公园中，孤峭独立，奇秀森严。虽然只有五十余丈高，但看来好像是耸入云霄一般。峰的东面，岩石重叠，刻有“紫袍金带”、“戛然独立”、“南天一柱”等字，草木不生，望之危险！峰顶上的小亭，隐约可见。靠着右边走去，峰北有一深池，名叫“月牙”，旁有小亭曰“砺俗”。

转到了峰西，景物又不同了；岩隙壁缝之间，草木丛生，青翠欲滴。抬头四望，高不见顶，乃折而南。这儿有石径螺旋，可直达山顶，旁有一洞叫“太平岩”。我好几次来游公园，都没有发现这里有洞，今天和维两人来游，突然跑了进去。起初从外面看来，似乎闭塞不能通行。稍微前进，上面悬岩由高而低，像煤窑一般渐渐地低到黑暗不可再进的地步。又前进数步，豁然开朗，有光从外面圆洞内射进来，一根大石柱，悬空而垂，两边的岩石有些像蜂窝，有些像螳螂的卵囊，奇形怪状，不胜枚举。抱着大石柱，沿着石阶爬上去，又是另一幅画图了；悬岩像一座大山的倒影映入水中，俯瞰洞内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神秘之美。

洞，本来可通外面，但我们为了爱那只天然石柱，仍然由原路出来。

从山脚至峰顶，共有三百零六个石阶，虽然每个还不到一尺高，但因为路很狭窄，所以走起来深感困难。

有位朋友的哥哥，两次来游桂林，先后住过一年，游公园的次数，至少在五十次以上，但他始终没有爬上去，有时鼓起勇气走到半途，往下一看，忽觉独立危崖，摇摇欲坠，于是连忙跑了下来，以后他连山顶都不敢望了。

过了第一关允升，就是小谢亭。原名叫做“小憩”。嘉庆年间亭破烂不堪，有一位叫谢方山的出资修理，游人感激，故以小谢为亭名。

一路上，到处都可见到题字石刻很多，但很少有好的句子，“螺磴穿云”、“昆仑柱立”、“中天砥柱”、“拔地参天”，以及江苏胡午亭的诗句：“此峰秀峭挺然立，一笔通天独自成”，算是能形容独秀峰于万一的句子。

刚到山巅，天忽然下起大雨来了。初是像铜钱一般大的雨点，接着是乌云满布，电光四射，雷声隆隆。大雨倾盆，我紧紧地抱住维，心头突突地跳，生怕这峰忽然倒了下来，或者暴风把我们吹到不知什么地方去。

“傻孩子，不要怕，有我在这里，任天翻地覆，也没有什么关系的。”

不知怎的，经他一说，胆量忽然大起来了！抽出望远镜一看，四周的山，都浸在烟雨濛濛中，若隐若现。雨点落在漓江里，像珠玉从天空里散下一般。更奇丽的，是水从峰顶倾泻下为，循着磴道，蜿蜒而下，水流的很急，响声特大，有如千兵万马，巨浪滔滔。雨下的越大，远近的风景越显得美丽；尤其在打雷闪电的一刹那，似乎独秀峰已离开地面悬在半空中飘荡，而我们已随着那道红光，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了！

坐在亭子里的石桌上，雨点不住地吹进来，全身几乎都湿了。但不到半个钟头，突然雨止云开，四野的景物，又历历人目。东望漓江如带，伏波山屹立江滨，俨如孤岛。二老横卧于西（即老人峰与老君洞），象鼻、穿山、斗鸡诸岩复绕于南，其他叠采山、普陀山、栖霞寺都可很清楚地看到。

从前这里是明末桂王的御花园，谁都不能进来。传说有一个“名闻天下”的文学家来游桂林，一切风景都游遍了，只没有看到独秀峰。想尽了方法，总不得其门而入，最后等候了三年，上过不知多少奏章，仍不得允许。乃以数百金收买看门人，不料被上面有司知道，即将看门的革退。于是这位梦想着游独秀峰的文学家，目的没有达到，还得抱头鼠窜。

这虽然只是一个故事，但也可见独秀峰在桂林山水中是占如何重要的位置了。

冰莹
6月20日于桂林

选自《谢冰莹作品选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

从军日记

我真高兴，无论跑到什么地方，看见的都是为主义为民众战斗的革命军，都是含笑欢迎我们的老百姓。我们的车停了，随便走到什么地方总是有许多百姓围拢来安慰我们：“你们辛苦了，你们真是很辛苦了，你们坐下歇歇，吃吃茶吧。”他们的诚恳，他们的殷勤，真是形容不出，他们见了我们的快乐，是从心坎深处发出来的，我们一定难于想象他们那种眉开眼笑的样子，也许有人知道吧。

一点多钟的时候，我们的车停在土地堂了。我们奉师长的命令，在宣传队里派二十人去当看护，这些看护是要选从前预备出发河南救护的同志，于是我当选了。听说昨天我方的战士本来有许多可以不死的，因为没有人救护，打伤了的和打死了的通通丢在路旁，任他们怎样痛哭，怎样哀号，没有人理会他们，因此误死的很多。我们听了这个消息都难过得很，所以今天派我们去救护，我们是很愿意的。除了从前的救护队外还有二十余人愿意参加，因为只需二十人，所以她们都落第了。

在铁道旁边的草地上我看见了三个受伤最厉害的战士，其中有位左腿和腹部受伤的同志，满身血淋淋地，而

地替无辜遭惨死的小孩滴几点伤心泪，尤其说给做母亲的听了，她一定会特别感到伤心，会特别多滴些伤心泪，同时她也会特别感到“打倒军阀”的必要。董海云说他的哥哥时常介绍书——革命的书——给他看，所以他对于主义很明了。他知道自己的贫穷，不是“天赋之命”，而是军阀、土豪劣绅、地主买办资本家的剥削使然，他连祖宗的神位都丢了。他说了一句很令我惊奇的话，因为我想不到他会说出这样为普通人说不出的话。他说：“我这里是个祠堂，但现在我们要消灭家族观念，所以改为十区三分部的会址了。”他又说这次是 S 军捣毁了农协的，因为有几个土豪劣绅在勾结他们，唆使他们行凶。我当时和王继宗同志要求他说出那些王八蛋的土豪劣绅的狗名来，他不敢说。后来经我们解释我们是来做农运工作的，是来惩办土豪劣绅的，这时他才说出一个名字。后来我们要求到极迫切的时候，他才带着继宗到他那又小又黑的房里去，他告诉了好几个土豪劣绅的名字，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能发表，因为这个与董同志有关系的，而且这时那些军阀的走狗们已走了，不然，我们把他活捉过来弄死就没有事了。

董同志的哥哥已逃走了，此刻还没有回。他说明天一定去找。他有一个要求，对于农协要求发枪，因为有了武器可以“杀敌救己”。他说这次假若农协有枪，我们一定能战胜他们。这一点我们当然承认他是有价值有必要的要求。“工人武装”，“农民武装”，“学生武装”，这几个武装问题，的确要马上解决的。

四点钟了，我的肚子还是凹得象“什么”一般，早晨

虽在肚子痛的时候吃了几口饭，然而此时肚子好了，饭也且除了上身一件小领褂外，都是赤裸裸地浸在鲜红的血液里。他的呻吟，他的“哎哟”声，无论谁听了，无论是个什么铁石心肠的人看了，也会伤心，也会流泪，更会鼓起自己的勇气，踏着死者的血迹，继续伤者未完的工作，努力去与敌人奋斗！我这时真要挺身上前线了！真要赴流血牺牲的战场去了！然而为了要救护他们受伤者，我只得暂时藏起我的热情，很细心地去作间接杀敌的工作，——因为救一同志，即杀一敌人。

土地堂全体的百姓都跑完了，屋子里都是空洞洞的没有一点东西。我跑去找一位五岁的小朋友，进门时除了一个守门者外，看不见一个人，我问那人道：“这家的主人哪里去了？”

“通通都走了，你家！”

“为什么我们革命军来了，他还不回来？”

“他哪里知道呢？他跑到离这里六十多里的乡村里去了。”

在这条街上驻着的都是第二军第六师的军队，我们救护队就住在我的小朋友陈文宪家里。我们跑到一位姓董的家里和几个老百姓讲话。他们都是听说革命军到了才回来的。我们同他们随便讲话，妇女们很了解我们的军队是革命军，是帮助他们打敌人——军阀——的革命军，尤其是两位男家，很明了主义，原来他们都是加入了农协的。董海云的哥哥是农协会的常务委员，他的妻子有位S城的土匪想强奸她，她两手紧抱着她的儿子，那万恶的土匪就

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把小孩撕做两块，好伤心呵！好残忍呵！我相信知道这个消息的人，一定会切齿痛恨军阀的横蛮，同时也会不知不觉想吃了，但是哪里有充饥的食品卖呢，连药店里的红枣都没有了。唉！可怜的老百姓，该死的恶军阀！

选自《从军日记》，春潮书店 1928 年版